

莎士比亚笔下的女角

〔德〕海 涅 著

温 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HEINRICH HEINE
SHAKESPEARES MÄDCHEN
UND FRAUEN

本书根据 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Leipzig und Wien
1893 年版本译出

莎士比亚笔下的女角

〔德〕海 涅 著
温 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625 字数 92,000

1981 年 6 月第 1 版 198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1,000 册

书号：10188 208 定价：(六)0.38 元

目 次

莎士比亚笔下的女角	(1)
论《堂吉珂德》	(119)
译后记	(139)

莎士比亚笔下的女角

我认识汉堡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这位基督徒对我们耶稣救主是个犹太人这点始终是怏怏不乐的。每当他不得不承认，这人，这个理当受到最高崇敬的完美楷模，竟是拖着鼻涕在大街上转来转去挨门逐户卖破烂的那些人的亲戚时，他真难受极了，他打心眼里瞧不起他们。更为糟糕的是，他们有的甚至和他一样，做着颜料和香料的大买卖，这简直是在出他的洋相！

我对威廉·莎士比亚的态度，正如这位汉摩尼娅¹的优秀儿子对基督的态度一样。每当我想到他归根结蒂是个英国人，他原是属于上帝在恼火中创造的那个讨厌透顶的民族的人时，我就象泄了气的皮球。

一个多么令人厌恶的民族，一块多么恼人的土地！多么刻板、枯燥、自私、狭隘和英国味！这块土地要是海洋不怕恶心的话，恐怕早就把它吞下了肚……这个民族，这个不断地打呵欠的巨怪，喷发出的只是一股浑浊的恶臭和一片令人窒息的无聊，它总有一天会用一根粗大的缆绳去上吊……

而就在这样一块土地上，一个这样的民族里，威廉·莎士比亚于一五六四年来到了人间。

当为我们带来世界福音²（人们是这样称呼莎士比亚的

戏剧的)的那人在北方的伯利恒,即称为亚芬河畔斯特拉福德的那个地方降生时,英国无疑和现在大不一样;人们甚至称它为快乐的英国;它喜悦地陶醉在一片五光十色之中:假面舞会的谐乐,意味深长的痴狂,沸腾的功名欲望,放荡不羁的热情……那时生活象是一场丰富多彩的竞技,出身高贵的骑士无疑在严肃而滑稽地扮演主角,可那嘹亮的号声也震动着市民的心……而代替那重浊的啤酒,人们却喝着轻飘飘的葡萄酒,这种民主的饮料,使得那些在虚幻的现实舞台上尚以门第品位见称的人在微酣中和人们融成一片……

从那以后,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欢乐消失了,愉悦的号声听不见了,快意的微酣也无影无踪……而这部称之为《莎士比亚剧作》的书,却成了逆境中的慰藉,它表明:那个快乐的英国依然存在,依然保存在人民手里。

莎士比亚生逢其时,这是大幸。他是伊丽莎白和詹姆士的同代人,那时,基督教尽管已在无拘无束的思想自由中露头,但却无从在生活习尚和感情形态中得到表现,同时那为衰落的骑士精神的余辉所照射的王国,仍然生气勃勃地闪耀在辉煌的诗的荣光之中。中世纪人民的信仰,天主教,还仅仅在理论上被摧毁,它仍然充满魔力地渗透在人们的感情深处和他们的风俗习尚以及思想观点之中。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教徒才终于逐渐地将过去时代的宗教彻底铲除,一股阴郁的忧愁就象灰暗的浓雾笼罩着大地,此后它没精打采地渐渐流为一种微温的、呻吟的、昏昏欲睡的虔敬主义。象宗教一样,王国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还未经历今天英国挂着立宪招牌的那种软弱无力的改革,尽管它堪称欧洲的自由典范,但决

不予艺术以任何好处。随着伟大的、真正的、最后的君主查理一世的鲜血，英国的血管里流尽了所有的诗篇；而我们的诗人实在幸运，对于这一悲惨的事变，尽管他可能已经预感到了，但他决没有作为一个同时代人去亲眼目睹。今天，莎士比亚更经常被人称为贵族。对于这些责难我决不想去否定。当我想到他那洞察未来的诗人慧眼已从一系列明显的征兆中看到了将王国和所有的生活欢乐、诗歌以及一切明朗的艺术统统毁掉的那个夷平一切的清教徒统治时，我对他的政治倾向也就宽恕几分了。

确实，清教徒统治时代的英国艺术是被排斥的，特别是一股宗教的狂热愤怒地燃向剧场，即使是莎士比亚的名字，多年来也在人民的记忆中消失。如果人们今天看到那时的一些传单，从这些传单中读到了当时对不幸的演剧艺术的愤怒咒骂，他们定会惊异不已。但我们是否应该对清教徒的这种狂热过分而认真地怒火满腔呢？确实不该，历史上凡忠于他内在信仰的，都没有错。而这些昏昧的短发脑袋瓜，仅不过盲目地遵循着那种敌视艺术的精神，它在教会建立后第一个世纪便已显露锋芒，至今多少还起着反对偶像的作用。这种古老的、对剧场不共戴天的憎恶，仅不过是十八个世纪以来其一生长于犹太的瘦瘠土壤、另一出诸丰饶的希腊两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之间仇恨的一个方面。十八个世纪以来，一种传统的宿怨确实始终存在于耶路撒冷和雅典之间，存在于圣徒的坟墓和艺术的摇篮之间，存在于精神生活和生活精神之间，由此在人类史上出现了相互摩擦，明争暗斗，这些对了解内情的读者说来，却是一目了然的。我们从今天的报上看到了巴黎大主教拒

绝为一个死去的可怜戏子作惯例的葬礼祈祷的新闻。归根结蒂，这并非什么教士的特殊癖性使然，只有浅识短见的人才会狭隘地认为这是一种坏心眼；倒不如说，这中间蕴藏着一种古老的宿怨，一种对艺术作殊死斗争的狂热，因为艺术经常为希腊精神利用来作为替生活说教、反对克欲的犹太精神的讲坛：教会在戏子中迫害那些希腊精神的喉舌，而这种迫害也屡见不鲜地经常落到那些唯独从阿波罗处汲取灵感并在诗域中为放逐的诸神建造了一座安全庇护所的诗人们身上。可能这纯粹是一种报复心理吧？当教会建立后的头两个世纪，戏子是被压迫的教会不共戴天的敌人，《圣徒言行录》中经常谈到了这些恶劣的戏子在古罗马的剧场里怎样讨好那些异端小民，同时油腔滑调地丑化着基督的品德和他的神迹。或者这是一种相互之间的嫉妒吧？是这种嫉妒在天国箴言的仆人和尘世箴言的仆人之间带来了如此可怕的分裂。

须知清教徒对古希腊舞台的仇恨，除出自禁欲主义的宗教狂热外，还出自政治上的共和主义激情。因为古希腊的舞台上所歌颂的不单是异教和异教精神，而且还兼及贵族和忠君。我曾在别处说过，过去的清教徒和今天的共和主义者之间有着惊人的酷似。但愿阿波罗和不朽的缪司们守护我们，使我们免遭后者的危害吧！

在前面提到的这些宗教和政治改革的漩涡中，莎士比亚的名字长期消失，甚至整整一个世纪后，他才重新获得荣誉和尊敬。此后，他的声望日高一日，并仿佛成为那块几乎一年四季不见阳光的土地，那座该死的岛屿，那个没有南方气候的植物湾¹，那个煤烟滚滚、机声噪耳、专跑教堂、醉意醺醺的英

格兰的精神太阳！仁厚的造物者并未剥夺它创造物的全部继承权，在它夺走英格兰一切美好可爱的东西，夺去它的歌声、夺去它的生活欢乐、夺去它人的灵魂而使之只剩下一具皮囊的同时，它给了它一大片市民的自由，给了它舒服度日的诀窍，以及一个名为威廉·莎士比亚的人，作为补偿。

确实，他是温暖慈祥地照耀着这块土地、使之容光焕发的精神太阳。这里的一切都令我想到莎士比亚，哪怕最最平凡的琐事一经他的手，即灼然生辉。这里到处都振鸣着他那天才飞翼的拍击，他明澈的眼睛透过每个重大事件向我们致意，而我深信在伟大悲壮的场面中看到他经常在点头，含着笑容地在微微点头。

这种对莎士比亚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追念，我是一清二楚的。当我，这个好奇的旅行者，从早到晚奔走于名胜古迹之间的时候，每只狮子都令我想起那只更大的雄狮⁴，想起莎士比亚。所有我造访的那些所在，都不朽地活在他的历史剧中，并因而使我少年时代便熟悉了它们。那里，不仅知识阶层了解他的戏剧，平民中的每个人也都十分清楚，甚至给你指路的那个胖乎乎、红光满面身穿红外套的伦敦塔守卫人，也会把中门后的水牢指给你看，告诉你这就是理查当年杀害他的侄子，那位年轻的亲王的地方，于是他便把莎士比亚介绍给你，是他，把这段可怕的历史写得如此淋漓尽致。还有在韦斯明斯德修道院给你当向导的那个管事，也总是不停地谈到莎士比亚。这里，他们的石刻像正舒展地躺在石棺上，任人们一先令六便士看个饱的那些已故的国王和王后，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却扮演着这般狂暴或悲惨的角色。他自己，这位伟大诗人

真人般大小的柱像，就矗立在这儿，崇高的仪表和沉思的脑袋，手中持着一卷羊皮纸……这上面说不定是些什么咒语，一到午夜他那苍白的嘴唇一动，所有的死人准会被他唤醒，戴着生锈的铠甲，身穿早已为人遗忘的宫服，白玫瑰和红玫瑰的骑士们纷纷跃起，那些淑女命妇也发出了叹息声从她们栖息的所在探出身来，于是乱哄哄地响起了一片击剑声和狂笑声，其间还掺杂着粗野的辱骂声……这番景象活象是在特鲁利街⁵，那里，我看到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经常这样悲壮地演出，而基恩是那么强烈地震动着我的心灵，当他绝望地奔过舞台：

“一匹马，一匹马，我的王国换一匹马！”

要是我将令我回想起莎士比亚的地方都一一叙述，那我准得把整部《伦敦指南》抄下。最为意味深长的便是在议院中我想起了莎士比亚，这并非是因为这儿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经常提到的那个韦斯脱闵斯脱大厅，而是因为我听到那里的辩论经常提到莎士比亚，不仅提到他本人，甚至还提到他的辞句，但是引用的目的并非为了对他艺术上的褒贬，而是为了考证历史。我惊异地发现，莎士比亚在英国不仅作为诗人被人称颂，同时又被国家最高官厅，被议院承认为历史家。

如果人们以唯独单纯地将诗和它的完美表现作为最高目标的戏剧家才乐于采取的那种观点去评判莎士比亚的历史剧，那是不公正的。莎士比亚的使命不仅写诗，也兼写历史。他不能任意塑造既定的材料，他不能随心所欲地炮制人物和事件；不论是时间的整一、地点的整一或戏剧动作和情节发展的整一，他都概不遵守。然而尽管如此，和那些他们的情节不是凭空捏造便是任意改写、一味追求形式的严格对称，在艺术技

巧上特别在场次的联结上超过可怜的莎士比亚的诗人们的悲剧相比较，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则洋溢着更加饱满、更加强烈和更加甘美的诗意。

确实，这位伟大的不列颠人不仅是位诗人，而且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仅掌管着美尔波美尼的匕首，而且还掌管克利俄那把更加锋利的快刀。在这点上，他和那些古老的撰史者相似。那些撰史者不仅提供了事实的汇集和积满灰尘的事变标本，而且用歌唱使现实更加焕发出光彩——而且仅仅用现实的声音唱出曲调。今天人们常常谈到的那种所谓的客观性，不过是一种乏味的欺骗；不掺杂半点个人的感情去描写过去，是根本不可能的。真的，那些所谓保持客观的历史家，他们的话每一句都针对现实，他们不自觉地在他们的时代精神支配下进行写作，而这一时代精神也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出来，正如人们从一封信中不仅可以看出写信人的性格，也可从中窥见受信人的性格。因此，那在陈放事实骨董的墓地⁶架起的王座上、摇头摆尾地自我陶醉于它那些毫无生气的破烂货的所谓客观性，之所以已被公认为一种卑劣的谎言，是因为要达到历史的真实，不仅要求对事实的准确叙述，而且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事实在他们同时代人们心中所产生的印象。但要做到这一步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不仅要依靠惯用的记事簿，更重要的，正如莎士比亚所说，还得依靠那种使逝去时代的形体和本质都清明地显之于前的诗人的直觉。

而在他的眼里，一切都是清清楚楚的：我们从他对罗马衰落的非常真切的描写中看到，他不仅熟悉他家乡本国的历史事件，而对于古代的历史，他也了如指掌。不论中世纪的骑士

或古代的英雄，他全能看到他们的骨髓，并命令他们道出灵魂深处的秘密。他始终能将现实诗化，即使对那些无情的罗马人，这个严峻、讲求实际而枯燥无味的民族，这个野蛮的掠夺欲和锐利的辩护士气质的混种，这群诡诈的暴兵，他也懂得如何赋之以诗意。

可是对于那些描写罗马人的戏剧，莎士比亚同样遭到了形式粗陋的非难。连一位才华出众的作家迪特里希·格拉贝也称它们为“用诗打扮的年史”，那里失却了中心，看不出谁是主角，谁是配角；那里，对时间的整一和地点的整一姑且不论，根本就没有半点情节发展和戏剧动作的整一。入木三分的批评家们，你们大错特错了！别说是上述的那个整一，就连对时间和地点的整一，我们伟大的诗人都都是一丝不苟的。只不过他对此比我们理解得更加宽广罢了。他的剧情活动地点是整个世界，与世界相整一便是他的地点整一；他的剧情活动时间是永恒，与永恒相整一便是他的时间整一；而处身于此二者之中的，即是那体现情节发展与戏剧动作的整一的、作为散发光辉的中心的他剧中的主角……他的主角是人类，这位主角不断死去又不断出生——不断地爱，不断地恨，但爱多于恨——今天象只可怜的蠕虫，明天却象雄鹰，展翅飞向太阳——今天的小丑，明天却戴上桂冠，更多是两者兼备——伟大的侏儒，渺小的巨人；神样儿的人，人味儿的神——得了！出诸厚道和羞愧，对这位英雄的英雄气概还是少说几句吧！

莎士比亚对待自然也如他对待历史般的忠实，人们常说他是自然的镜子。这个措辞是不确切的，它搞浑了诗人和自然的关系。反映在诗人心中的并非自然的镜像，而是一幅在

诗人心中滋长成形的酷似自然镜像的图像，他仿佛将一个世界带到这世上来，而当他结束童年的蒙昧而有所识知时，他便能对外部现象界的各个部分从事物的全体关系上去把握：因为他的心中存在着一幅全体的图像，他就能洞察那个对普通人来说简直象个谜、而一般的探索则很难——甚至完全不能——把握的一切现象的终极……象数学家一样，只消给他一个圆周的最小片段，他便可以告诉你整个圆周以及它的中心。诗人也完全一样，只要现象界的最小碎片飘入他的感官，这个碎片的全体关系便清晰地显现在他眼前；他仿佛理解一切事物的中心和四极；他能够最深最广地去把握事物。

但当这一世界图像形成的奇妙过程在诗人心中尚未完成之前，现象世界的碎片还必须从外部向诗人不断提供；这块现象世界的微小碎片，仿佛就是那予诗人以内在启示的、作品的产生当予归功的外部事件，必须通过心灵的提炼才能感知。作品愈是伟大，我们想了解作为最初动因的那些外部事件的好奇心也就愈加强烈。我们热中于研究有关诗人现实生活的记载。这种好奇心是双倍的愚蠢，因为，从我上述的论点中便可推知，外部事件的伟大与它所促成的作品的伟大毫无关系。那些事件可以是非常渺小、非常平凡的，而通常情况总是如此，正如诗人的现实生活通常总是非常渺小和平凡一样。我说渺小和平凡，是因为我不愿应用更加悲苦的字眼。诗人在他作品的光辉中现身于世界，而当人们特别是从远处朝他瞻望时，他们在他光辉照射下将会头晕目眩。啊，千万不要让我们走近去观察他的行状吧！他就象夏日傍晚从草丛和簇叶中闪发出的那种娇艳的光辉，是多么娇艳，以致人们以为是地上的

星星……是花园里嬉戏的王子公主挂在那儿忘了拿走的珍珠、玛瑙和价值连城的钻石……是太阳掉落在草丛中的光珠，它们正在清凉的夜晚恢复着自己的元气，快乐地荧荧闪动，直至黎明到来，那颗红色的火焰星座再度将它们吸还……唉！可在明朗的白昼里你怎也发现不出那星星、那宝石以及那光珠的一丝儿影子！那里你看到的只是一条在路边可怜地爬动着的蠕虫，他的形态会令你感到厌恶，而仅仅出自一种奇特的怜悯你才没有将它一脚踩死！

莎士比亚的私生活是些什么呀！尽管多方研究，人们几乎从中一无所获，这倒是件好事。有的也只是关于诗人青年时代的一些无法证实的口头传说。据说那时他在他当屠夫的父亲处亲自动手宰过牛……后面这一点，也许就是那些出自宿怨因而处处指出他的无知和技巧拙劣的英国评论家们的舆论准备。后来据说他当了羊毛商，而买卖却做得很糟……可怜的家伙！他原先以为，只要当上羊毛商，这辈子就好过了。这些我一句都不信，纯属捕风捉影。我更加相信另一种说法：我们诗人实际上成了一个偷猎者，为偷猎别人的一只鹿，被官府追拿；对此我仍然不过分苛责他。“老实人有时也会偷人一只鹿”，一句德国的谚语这样说。后来据说他逃到伦敦，在剧场门口靠替达官贵人们看管马匹挣几个酒钱……文学史中老妇们互相扯闲时谈到的，大致如此。

能够证实莎士比亚私生活的可靠材料是他的十四行诗，然而我却不想提到它们，可恰恰是它们领我越过那里人间的深重苦难，使我获得了对诗人私生活的上述认识。

所以对莎士比亚的生活缺乏更加可靠的材料，人们只需

想到他死后不久即爆发的那股政治和宗教的浪潮便容易理解了。这股浪潮为清教徒带来了一段时间完全的统治，接着它便更加恶性地发展下去，不仅将英国文学的伊丽莎白黄金时代彻底摧毁，而且使它在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当上世纪初人们再度使莎士比亚的作品重见天日的时候，所有那些对理解作品必不可少的传统论述都散失殆尽，评论家们只能以一种浅薄的经验主义和更加贫乏的实利主义观点去探索它们的本源，从而作出评述。除了威廉·赫兹利特一人以外，英国从未出现过一个卓越的莎士比亚评论家，到处是细微末节上的吹毛求疵，自吹自擂的夸夸其谈，不可一世的妄自尊大，以及向不幸的诗人指出任何一点考证上、地理上或年代史上的失误时那种乐不可支的博学自炫，同时又摇头摆尾地说，遗憾得很，他没有通过原文去研究古代，而正规教育又受得太少。他竟让罗马人戴上有边的帽子，竟让船只在波希米亚靠岸，竟让人在特洛伊时代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这可不是一个获得牛津文学硕士的英国学者所能忍受的！那位我认为唯一例外、而在各方面都堪称唯一例外的莎士比亚评论家，就是已故的赫兹利特，一位思想深刻的卓越天才，充满革命的思想激情和光辉的艺术才华、洋溢着智慧和活力的狄德罗和别尔内的结晶。

德国人比英国人更加理解莎士比亚。而这里，我首先要再一次提到和我们一切启蒙事业分不开的那个忠贞的名字。在德国，戈特霍尔德·埃弗赖姆·莱辛响亮地唤出了颂扬莎士比亚的第一声！他为这位诗人中之最伟大者的殿堂负来了最重的基石。尤应赞扬的是，他在殿堂的地基上扫清了旧时代的瓦砾。他充满热情地欢快工作着，他无情地捣毁了那个不

合时宜地占在那儿的轻薄的法兰西陈列室。高特舍特绝望地抖动着他的假发，整个莱比锡轰动起来，他的老婆吓得（也可能是粉搽得太多）脸色苍白。可以说，莱辛的全部剧作是为莎士比亚而写的。

莱辛之后就应提到维兰了。通过他那些伟大诗人著作的译本，他更加有效地在德国促进了人们对诗人的赏识。奇怪的是，这位《阿伽堂》和《穆萨里翁》的作者，这位侍奉典雅的浪荡骑士、法兰西的信徒和仿效者，他一下子被不列颠的严肃性紧紧抓住，从而亲手将这位结束他自身统治的英雄推上皇座。

在德国响彻着对莎士比亚颂扬的第三声的，是我们那位以对莎士比亚崇拜得五体投地著称的忠诚可爱的赫尔德。而歌德也吹奏起华严的号声表示臣服；一句话，这些显赫的君主一个接着一个地将选票投入票箱，一致选举威廉·莎士比亚为文坛泰斗。

待到骑士奥古斯特·威廉·冯·希勒格尔和他的持盾侍从，枢密顾问路德维希·蒂克举行吻手礼后向全世界宣布伟大威廉的不朽帝国从今起将坚如磐石、万代千秋传下去的时候，这位泰斗早已在他的宝座上坐得稳稳的了。

要是我们对奥·威·希勒格尔先生在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和讲述方面的功绩一笔勾销，那是不公正的。但老实说，后者的哲学根基实在太差，它只是非常肤浅地游离在一种轻薄的一知半解中，而且非常明显地显露出一些丑恶的隐私，以致我对它不能无条件地予以赞扬。奥·威·希勒格尔先生的激动永远是一种故意的、做作的无病呻吟，并且他和他的那些浪漫派同道一样，将莎士比亚捧为天神是为了间接地贬低席勒。希

勒格尔的译本无疑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符合格律翻译要求的译本。那种女性气质的才情使译者大为得益，他能够通过他那无个性的艺术技巧，温婉体贴地顺应着他人的精神。

这当儿我得说一下，尽管赋有这种德性，可有时我觉得那个散文的埃申堡老译本更加令我满意，这是出自下列的原因：

莎士比亚的语言非他一己所特有，而是从他的前人和同时代人那儿继承、接收来的。它们是些传统的戏剧语言，当时的戏剧家要写戏就得应用它们，不管他感到对自身的创作精神是否适合。人们只消匆匆翻阅一下多兹利的《古剧选》就可发现，所有的悲剧和喜剧里都充斥着同样的语风，同样的绮丽浮华，同样的夸饰优雅和雕琢辞句，同样的观念游戏、耍弄风趣和炫耀聪明。而这一切亦都同样地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出现，并得到那些僵化脑袋的盲目赞赏，但那些有见识的读者则对此亦不予苛责，只是将它视为一种不得不履行的时代要求、一种例行的形式而加以谅解。唯独在那些蕴含着莎士比亚的思想精华以及震响着他至高启示的地方，他完全摒弃了那种传统惯例的陈词滥调，而代之以一种纯朴自然、在我们心中激起一种最甘美的战栗的优美清新的戏剧语言。确实，凡显示出莎士比亚语言特征的地方，那些只晓得削足适履地用固定的格律去效颦原作者思想的译者，是怎么也无法忠实地予以再现的。在那些格律铿锵的译本里，精华所在完全消失于老套的戏剧语言中，而希勒格尔先生则也同样摆脱不了这种厄运。在韵文的译本中，如果诗人的精华丧失得一千二净，而相对赢得的只是指责，那么一切辛辛苦苦又为着什么呢？因此一个轻而易举地将那些质朴无华、自然纯真的地方予以再

现的散文译本，无疑要比那些韵文的译本更能称我的心意。

紧接着希勒格尔的是路德维希·蒂克先生，他在对莎士比亚的注释上有着一定的功绩。这些功绩，主要是通过他十四年前在《晚报》登载的那些在戏剧爱好者和伶人中间哄动一时的《论剧专页》而获得。遗憾的是，这中间却充满着这位和蔼可亲的窝囊废（如古茨科所称）怀着某种隐蔽的恶作剧不遗余力地散发出的一种俨然博大精深、意义深远的教训论调。他以一种端庄有度不露笑容的仪表来掩饰他古典语言甚或哲学上的无知，而人们却以为看到约翰爵士坐在扶手椅上在对亲王作即席演说。但是除了这位矮小的路德维希为了掩盖他语言学和哲学上的无知而吃力地绷出的那副理论味儿十足的严肃架势外，上述的专页中却存在着一种对莎士比亚戏剧人物性格的尖锐评论，甚至我们到处都能发现蒂克先生早先著作中流露出的那种令我们不断惊叹并快意地大加赞赏的诗人的洞察力。

唉，这位一度是诗人（尽管并不是最出色、但至少是志趣高超的诗人）的蒂克，后来多么没出息呀！同他缪司出自过去月光皎洁的梦幻时代的自由创作相比，他现在匆匆写就的那些按年交货的定期作品是多么可怜呀！他过去是多么可爱，而现在是多么可恨呀，这个在他的扯淡小说中对德国青年的剧烈痛苦进行诽谤的无能的嫉妒者！莎士比亚这句话对他说来再合适也没有了，再没有比腐朽的甜味更恶心，再没有比溃烂的百合花更难闻。

在伟大诗人的德国评论家中，可不要把已故的弗朗茨·霍恩给忘了。他那些对莎士比亚的注释不论从哪方面看，都是